



藝海珠塵

14
1627
51





門 14  
號 1627  
卷 51



藝海珠塵革集目錄

易緯稽覽圖

詩說

詩疑

左氏蒙求

匡謬正俗

皇朝武功紀盛

山海經圖贊

洪武四年登科錄

社事始末

皇朝二十一種

漢鄭元註

宋張耒

宋王栢

元吳化龍

唐顏師古

皇朝趙大翼

晉郭璞

皇朝杜登春

藝海珠塵革集目錄



淞故述

南華經傳釋

經天該

地理古鏡歌

蘇沈良方

一草亭眼科

雲仙散錄

燕魏雜記

交行摘稿

貞蕤稿畧

拜經樓詩話

明楊樞

皇朝周金然

西洋利瑪竇

皇朝蔣大鴻

宋蘇軾

皇朝鄧苑

唐馮贄

宋呂頤浩

明徐子遠

皇朝吳騫

鮮朴齊家

藝海珠塵

經部易緯類

南滙吳省蘭泉之輯

宛平陳雲起溶校

易稽覽圖漢鄭康成注

四庫全書提要

臣等謹按後漢書樊英傳註舉七緯之名以稽覽圖冠易緯之首隋志鄭康成注易緯八卷唐志宋均注易緯九卷皆不詳其篇目宋志有鄭康成注稽覽圖一卷通考七卷而馬氏經籍考載易緯七種亦首列鄭注稽覽圖二卷獨陳振孫書錄解題別出稽覽圖三卷稱與上

藝海珠塵

易稽覽圖上

易緯相出入而詳備不同似後人掇拾緯文依託爲之者非卽康成原注之本自宋以後其書亦久佚弗傳今永樂大典載有稽覽圖一卷謹以後漢書郎顛楊賜傳隋書王劭傳所見緯文及注參校無不符合其爲鄭注原書無疑惟陸德明釋文引無以教之曰蒙太平御覽引五緯各在其方之文此本皆闕如則意者書亡僅存已不免於脫佚矣其書首言卦氣起中孚而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又以自復至坤十二卦爲消息餘雜卦主公卿侯大夫候風雨寒溫以爲徵應蓋卽孟喜京房之學所自出漢世大儒言易者悉

本於此最爲近古至所稱軌筭之數以及世應遊歸乃兼通於日家推步之法考唐一行推大衍之策以算術本於易故其本議言代軌德運及六卦議言一月之策九六七八發斂術言中節候卦皆與稽覽圖相同獨所云天元甲寅以來至周宣帝宣政元年則似甄鸞所推甲寅元歷之術而又有云太初癸巳則古無以此爲元者其他雜引宋永初元嘉魏始光唐上元先天貞元元和年號紛錯不倫蓋皆六朝迄唐術士先後所附益非稽覽圖本文今審覈詞義退文附書以爲區別並援經注史文是正訛舛依馬氏舊錄析爲上下二卷庶言易

學者或有所考見焉

推天元甲子之術

置天元已來年數以六十去之不滿六十者以甲子始數算盡之上所得之日即生歲之卦諸變皆如卦十所年歲月朔日辰直子曰者即主今月之卦今日辰直五子之日即是今日之卦也諸改變異並與歲同占至歲之卦當隨太歲而移之行一子終則反始無有窮也年至今隨已亥三十六年矣

推易天地人之元術

先置三元太初癸巳元年一百九十萬八千八百五

十三歲乃始太初元年已來載數至所求年歲上以

六十除之不滿六十者以從甲子所數算盡者之上

即今歲用事已上寫出一紙本經易緯無之此於三

前立卦者皆不寫以緣此本有更不能再出故此易

本兩存耳從後即是易緯本經非三備所有也

天地人道元至宋元嘉元年一百九十萬六千三百

八十算外從元年至今大唐上元二年乙亥又積三

百三十八年按以上推衍天元歲數乃後世術士所

目有李淳風續注易緯其本經據馮椅引中興館閣書推易天地人之元術與此相合疑即出淳風續注本也原本此文與甲子卦起中孚句相連屬乃傳寫混淆黃震曰抄謂此書言至今大元二年乙亥卦起中孚亦快連正文讀蓋南宋寫本已然今退二字書之以別于正文







之溫當有不效者至衝事發矣盛氣行也何以夷狄來  
 朝消息者為四時效乃來朝也一日少陽卦不效為水太  
 溫甚及四時卦為秋榮冬雪少陰卦不效為旱為賊為兵雖  
 消息及四時卦為秋榮冬雪少陰卦不效為旱為賊為兵雖  
 四方主刑兵故曰左前也五字似當為此處本注而錯  
 日為雨注內勝小畜溫也四時效以下乃論卦效之驗與  
 入彼注者其自消息效四時效以下乃論卦效之驗與  
 正文不相應似又當在後文左為右前為後之而簡  
 錯在降陽為風上九用事卦效後九十一日降為災風天  
 此也降陽為風上九用事卦效後九十一日降為災風天  
 惡氣不得上天中九十一日為災風其陰不時卦四方  
 生形也故曰降陽必為其風○按注文其陰不時卦四方  
 有脫誤生形降陰為雨上九用事卦效後九十一日降為災  
 疑當作主刑降陰為雨上九用事卦效後九十一日降為災  
 疑作昇氣上降氣微昇氣弱喻強不得以時昇降是故陽  
 還其風必暴十日內陰得同類并下故薄故必暴也  
 陰還其雨亦暴十日內陰得同類并下故薄故必暴也

昇降氣為陰陽卦昇於九三六三寒溫過暴疾起時降  
 氣而上也降氣盛至十日七日近三日四日其降也  
 鳴風之口發屋折木之風是一百三十日故曰還降陽  
 也○按正文還字上原本脫陰字今據後文補入降陽  
 之風動不鳴條不迅疾鳴條也降陰之雨潤不破塊潤  
 和適不疾沛破塊○按孫穀古微書引此文與降陰為  
 雨句相屬疑以上四語本俱在降陽為風降陰為雨二  
 語之下或還風者善令還也還暴也君出善令蓋者若  
 有倒簡耳還風者善令還也還暴也君出善令蓋者若  
 類氣道積不以時降後得同陰還雨陰威色還暴而  
 尚微寒温未知萬物變形律氣先得中孚卦氣乃信愛  
 而養之故言卦氣起中孚也○按正文陰威色疑當作  
 陰威也又注與正生於坎四不相應俱應為簡首卦氣起中孚  
 句注文蓋因陽生於坎四不相應俱應為簡首卦氣起中孚  
 本注六日八十分之七者一卦六日八十分為一日之七  
 耳以下至左為右前為後皆論卦氣之法應依漢書注  
 文引與卦氣起中孚句相從卷中錯簡頗多今但隨文  
 易稽覽圖上

致疑未而從一卦得四時卦十一辰餘而從四時卦者謂  
 震兌四時方伯之卦也十一辰餘也坎常以冬至日始效  
 者七十三分而從者得卦一之卦也復生坎七日復卦各生  
 坎北方卦名微陽所生卦效為復生坎七日復卦各生  
 夷不侵以溫效為四夷來侵也消息及雜卦傳相去各  
 經言七日來復一正之陽氣交故消息及雜卦傳相去各  
 如中孚消息卦六日七分四分太陰用事如少陽卦之效也  
 一辰其陰效也盡曰太陰謂消也從否卦至臨為太陰  
 行於太陰之中效微溫一辰其餘皆當隨太陰為寒其  
 陰效也盡曰為雜卦六十三行於太陰中盡六日七分  
 也○按正文少陽原本作少陰改正太陽用事而少陰卦之  
 效也一辰其陽也盡曰太陽謂消息也從泰卦至遯為  
 中效微寒一辰其餘皆當隨太陽為溫效盡六日七分  
 也○按注文謂消息也消字術又徵寒原本作微陽今

據文消息及四時卦各盡其日四時盡六日七分卦身  
 效弱也五弱於四時卦身效為兵以寒侵為兵氣所起  
 狄相攻左為右前為後東方為左西方為右南方為前  
 之道也左為右前為後東方為左西方為右南方為前  
 雨其有陽一百二十日而風謂上九用事後十日  
 日降為卒風○按注十日為一風謂上九用事後十日  
 後文上有陰百二十日為一風謂上九用事後十日  
 五字當在此注百二十日為一風謂上九用事後十日  
 有陽至而風十字復當為正文謂上九至而風十字  
 復當為注文疑傳寫者以後字文謂上九至而風十字  
 混正文入注諸卦氣溫寒清濁各如其所四諸卦氣謂  
 遂不可辨耳諸卦氣溫寒清濁各如其所四諸卦氣謂  
 用事所當效氣溫寒清濁各如其所四諸卦氣謂  
 微九三上六當消此四時侵消息者溫卦以寒侵或陰  
 則當白濁則六當消此四時侵消息者溫卦以寒侵或陰  
 氣候也各當得其正也四時侵消息者溫卦以寒侵或陰  
 專政或陰侵陽臣陽者君陰者臣專政也○按後漢書  
 易稽覽圖上

處云每朱塵

易稽覽圖上

七

郎顛傳注引此文作陰專侵之此先蒙  
政舊本訛陰為陽今據改侵之此先蒙  
侵其君亂氣而起霧冒之故先蒙  
稽覽圖云無以教天下曰蒙今本內無此語或即此處  
佚文三則震陰正蒙也陰不靜臣氣盛故地動故曰三  
也則專政者言陰為之雖正不得專也猶當歸之於陽  
震而後為之專之一則震也臣專君政甚則非其必待三  
復行之也加還風而溫蒙侵消息後則震矣甚者一卦六日  
以寒日則震還矣以風雨止時為期侵甚則蝕矣其加  
九十日則震還矣以風雨止時為期侵甚則蝕矣其加  
寒溫食非必待三時也一侵則食矣其加溫寒謂春夏  
形。按侵甚則蝕矣注其加寒溫折木太陽無光有影無  
當為正文原本混入注中今訂正原其劇易一則震  
易乃三震三日乃蝕故賊陰逆實者霜壞賊治人也逆  
日原其劇易之道也故賊陰逆實者霜壞賊治人也逆  
者非其時實者從上也霜者霜以陰故陽虐之應旱實霜  
非時殺物無霜而殺物亦賊之陰故陽虐之應旱實霜

以殺萬物萬物終歲不復生  
不復生也。按虐原本訛作唐陰假威之應亦旱實霜  
注中又訛作虎今並據文改唐陰假威之應亦旱實霜  
而殺物也。天應其行亦早霜殺萬物不言終歲不復  
生何庶幾君能覺悟誅之也君所殺下無復望至實霜  
故言終歲不復生也。○按心也。君所殺下無復望至實霜  
時根生榮不死。今九月霜剝用事時當實霜殺萬物  
假與陰威之烈責陰假威誅賊字之說而陰不能誅好  
行大虐則旱實霜好行小虐則水害物離各如之。按離  
當作離當實霜者法廢九月剝用事當實霜殺萬物  
則旱害物陰借陽亦旱害物。按後漢書鄭顯傳引此文  
陰字原本訛作陽觀其政以別之陽之以木為災也於  
今據傳文改正

易稽覽圖上

易稽覽圖上

易稽覽圖上

春夏水而殺萬物陰作之以水為害也於秋冬降陰不  
行君施而行而迎陰獨起為雨雨少必殺旱異者旱之而不  
 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施故陽雖不施而陰通行  
 之德以成物也水異者而不害物也按水異者下據斯  
 陽欲誅而不能故降陽不時雨并合也降陽見南迎陰  
 見北北不能雨白直黑而後雨或先迎而後降陰不下  
 時迎陰不起承陽迎陰氣久陰不雨亂氣雲之起也觀  
 本所起卦人為之按此氣本從何卦起所從起卦人所  
陰臣謀君太陽霓出地上少陽時並而聲微太陽正月  
之陰也謂泰卦也用事於正月泰氣得用並臣強作威者使臨

作反皆盜賊誅殺暴威行於下君得不  
 其入消息曰  
 降氣道積以時降後得同類并下故暴  
 圍盡後見此前後名曰求雜卦用事以寒溫若暴風雨  
 徑出入消息卦一後名曰求雜卦用事以寒溫若暴風雨  
 名曰陵此皆臣侵之象漸也先犯之君不覺悟則圍君  
 復不覺悟則中出歷雜卦名曰乘及諸侯卦以寒溫若  
 也氣消息卦中出歷雜卦名曰乘及諸侯卦以寒溫若  
 此而尊卑侵相乘皆如觀本所起卦人為之風寒溫若  
 何卦所起卦一則圍三年一圍後消息常不效以風雨  
 濟止時為期畫止則畫蝕太卜注引洪範曰濟節畫則  
 為蝕既暮則為星亡之蝕畫不蝕既暮不星亡不三則  
 圍之象也河出三星亡則圍者亡已滅還風雨起消息  
 則陽誅罰妄還風雨起於消息卦消息居卦中卦而已

不分則他卦為之還風雨自居卦分中則君自所為也  
無害物也卦入教君為之則風雨害物以此別之  
君率臣為非上消息者臣率君為非也從消息入侯卦者  
息字上據注當有消字原本脫今補入上有陰百二十  
日為雨上類注中勝小畜温之語義亦不倫今覈其文  
與上左為右前為後注內二語義亦不倫今覈其文  
詞義相連蓋本為一節錯誤在此以致首尾互當為  
正文云上有陰百二十日為雨注云六用事後互當為  
注云謂上九用事後又正文云其有陽二百二十日而風  
自無可疑又注內勝小畜温也五日降為幸風文意明白  
比息之卦當勝於此別相侵則一實氣不以貌寒温為  
注內之文錯出於此別相侵則一實氣不以貌寒温為  
清淨為貌別相侵有實無貌屈道人也有寒温無白濁  
以白濁清淨也君也○按屈道仕三字原本有賢者屈  
道仕于不肖之君也○按屈道仕三字原本有賢者屈  
作屬壯今據後漢書郎顛傳注所引文改正有貌無實

佞人也有白濁清淨無寒温比佞人以便巧仕于世也  
無美道可以便巧仕故但貌氣效之○按原本注消息  
文便巧仕下脫于世二字今據郎顛傳注增入消息  
無為屈故無效也消息至尊無上但效寒温不效貌氣  
故無剝陰氣上達實霜以降剝於九月之卦陰氣上達  
貌矣剝陰氣上達實霜以降剝於九月之卦陰氣上達  
氣以殺萬物成刑其長大而刑之萬物成也不至則太  
陰不強霜不以時降萬物必有不成刑者則有傷年之  
災此君弱刑罰法度廢不行之象也傷年者傷霜當傷  
于衝日其無赤但霜○按霜不以時降以下九字與  
上支實霜以降云云相對當為正文原本混入注中今  
訂十一月微温比十月對當為卦九三上六當作上九  
其决温比九月氣○按六二效温如九月三月微寒比二  
易稽覽圖上

月以決寒比正月三月雜卦六三上六微寒如二月之氣六三上九決寒如正月之氣○按原本正文微下脫冬至之後三十日極寒三十日後大寒過正為實夏至日之後三十日極溫三十日後大溫過正為實仲春之後微溫却三十日仲春者春分也決溫却六十日至夏至也微者則知于身決絕者可知○按據注決溫冬寒過甚有所害亦賊陰也賊陰亦為圍蝕于正陽按蝕者月蝕陰侵陽臣殺君之應○正陽者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三月之末四月之本於世蝕子所或二月之末三月之末四月之本於世蝕日人君殺也怒上者傷君蝕於下者傷民下也蝕日月相薄之日在前後各鄉陰之地侵之或不從陰所來者有行事師不載太平時陰陽

和合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也唯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毫毫者陳留也按自太平時以下隋書王劭傳引其文原本以太平二字入正文而時陰陽以下俱混入小注今據劭傳改正又毫者陳留原本作毫有陳離今亦據王劭傳改正蟲食木實曰高謂食斯割下啖上之異食心曰內下比掩惡適足以害民食外曰莘食下曰根斯教令煩擾不任職也以政別之各以蟲所居別知其吏○按此九非真而直按此字當為注原本混入正文今訂正疑有蟲子生人畜生人也其非人也必害良臣愛命者故必害良臣也蟲子生人者言陰以更生陽其非人也者物蟲子生人支體有不具者若人生六畜物也然必害良臣猶紫奪朱○按蟲子生人者噬嗑反則有口實以下當為注原本混入正文今改正

之變治道得則陰物變為陽物葱變為非亦是○按隋書王劭傳引此文又引

鄭康成注有補入其反也則陽物變為陰物祐斷復生

若以死象生按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有斷葦生不

過一歲竹生不過四歲他物比之竹葦九禁為人辟也

木知比也按此四句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

陽也蒙氣也此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

君復不覺悟下為霧也○按此注文見于後漢書郎顛

也黑之比不掩惡也白之比弱也赤之比色元也按元

誤寬之比無德以色親也寬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

賜傳引此文稱中孚經又引震之比陰不靜風逆之比

鄭注云云原本全脫今補入陰假作也旱之比陰潛陽起也寒燠之比亂水比陰賞

誅逆實霜之比陰假威霧之比陰亂陽臣亂其黑一日

黃滿五日赤三日皆太陽色過乃為異象八十二日變

下為青白霧白者象物氣白也青者象幼維任事象於

日霧雜卦君不覺後七十二日變為赤黃君復不政三

年蝕于正陽二三四也○按君不覺三蝕一辰蝕者日

辰寒燠水旱一時風雨逆實發旬中象者氣也象氣起

而太陽強而明者陽覺寤其危悖辱異乃行黃之色悖

如麴塵白青之色如縹太陽色白青狀如縹青也○按

黑之異在日中分也黑色分分在日中惡見臣有戒殺君不遲三日○按分分疑當  
作霧漢書五行志霧氣寒是也白之色白而不照其色悖太陽自無  
存悖悖赤之色輝輝也然但體在赤中赤不過為疾病  
其色明者無能也霓者氣也霓氣起在日側其色赤青  
白黃在日旁震者地動也陽不靜風之為異東西南北  
嘿無度按嘿字疑有誤其逆者觸也水者雨也雨或不生寒者  
非其寒也煥温也其時節温也逆實者旱霜一曰賊陰  
也雩者霧也一曰久陰不雨霧之比也陽感天不旋日  
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陽者天子為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時天立應以惡為善一歲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為善  
夫為善一歲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為善

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期從今日至  
明日也陽即指天子也○按後漢書郎顛傳引此文稱  
中孚傳又引鄭注云凡異所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  
云原本全脫今增入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  
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  
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  
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血食則災除也○  
按郎顛傳注引鄭注有此文原本全脫今補入祿之除  
又原本政訛卦除訛陰令並據郎顛傳注改正祿之除  
也無以成三必敗或不改不祿而災曰除者按以上文  
觀本所起以知存亡有此災異不改祿三不祿天更光  
政也明天之意去此卿來者常故得政卦人  
存常不無失者卦人亡○按此注有脫誤  
於中錄於七經按黃震曰抄稱通卦驗有於七經於  
無此目其文反見稽覽圖又不可曉合姑仍舊文  
中錄似是題篇之名而義不可曉合姑仍舊文



乾十一月小君賢臣佐上天下有作謀九錄之文天下風雨擾禾威政復聖人自西北立

坤六月有女子任政一年傳為復五月有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按隋書王劭傳引此文而為之釋曰

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一年傳為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生五月貧之者貧之當為真人字之誤也原本任說作涓邑訛作色

又脫立字今並據劭傳改正

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按隋書王劭傳引此文而釋之曰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趙也動者中山為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千里馬者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作足坎於馬為美脊也原本月上脫地字又脫地

動二字今並據劭傳改正

蒙正月天下東北經顏色陽國水大溢陽泉

需四月常從西北方進陽來名來公東海移北三里夏

雨寧陽陰二十三日易君三年

訟三月下與上訟爭設行三月河水不流三有德者配

之水乃西行兵甲事河十年有大水古訟牛出領北山

東北

師四月師動兵臨晉及謀于吳兵還太山東南西北二

十民死驚死生之憂三官地動大星下民驚于水元師

坤下故受流坤師號曰躋戒秋分

比四月骨肉之親爭周文王武當有女子立六年三死

小畜四月多風雨少民苦有三牛青三角出東南河海  
 之濱杜衛侍兵之矣  
 履六月人民清係扁逆賞八尺二寸戒并易樂少雨西  
 北神絕祝日在貴人  
 泰十月天生死女子用政八九年中子要有未疵代之  
 兵起西北東南三年解天久陰賢趙陵為佐典日再中  
 食戒  
 否六月天下分為國足無賢人政亂大風揚名三陽晉  
 書山趙奈承之兩月民盡見之  
 同人七月炎火與天同光其趙起及困未開上守下為

民賊天下馬數下山東三年天下大樂戒充煩戒之六  
 年雨未黃龍下東北  
 大有四月天下甘露神雀出咸陽名上百獸官撫其上  
 安  
 謙十二月地大喊列名肥西南有壤壤山侵道大通天  
 均光三日去有兵一年死女子家  
 豫二月天氣神龜出室三牧侯一年東海濟南垣上戊  
 已莫見九曹政不均三出  
 隨三月四年天下地中有雷在王庭國家大驚易君如  
 有出蟲在市中白虹貫日蝕三

蠱四月六年二月有外國來見神于國王以殺名臣見  
 其年并禹折木疾水兵西方五王國定大驚臨三月三年兵謀陰言從事南陰池是頭後有衝骨西  
 方名牧卉夏屬出室三郊觀八月外國從西方來龍物王呂女後大亂受法乘馬  
 天下皆傷大風女子貴西噬嗑五月小人任政獄訟象眾兵大行備矣至二有名  
 尸尸四賁八月師國家本呂上二月死有神往來王合神獸戰  
 下東海

剝九月小人復君子三年大道 通丁正吉東北西南  
 復十一月初氣元有年死君二年小邦王為正月六年  
 大得削王復及國其祠武夷天下臨不雨九月解  
 无妄九月天下無雲而雷三十日之外雷行夜從西南  
 正更北位濟邑有中國周用上宮武在筲  
 大畜八月天德明王侯人去城十二年天下大昌女子  
 立政三年去此地大神獸來見至堂三年大獸出東北  
 臺邑河邑  
 頤十二月有君王自敵三年葵邱興臨養民年西南有  
 懷山立三國去禹高官故遺人馬生角六年三日並出

大過十二月子无下父去死東野澤海濱若壞在咸市  
衆民西臺上地中及年天下憂衆死者  
習坎十一月不凍二破燕壞齊小國外不節賢人於西  
來佐壬年之大昌  
離五月天下大旱女子淫男子淫各持其兵外鄉三年  
盡小兒出十二年合鄉邑在南西端倉邑  
咸五月者天子去小人老是得天下之元易官西南華  
爲重重代六年昌大維來見  
恒六月小人勝君子奪其愛六年天下魁若代成曰烏  
印郡鳴邑上是年百川及行盡不通 遯卦

大壯三月小人用事君子奪之女子爲政九年後後來  
立五帝出五帝出白帝見黑山北  
晉四月有明蒐之王喜進出用者衆天下東行西南北  
侯至列先四年  
明夷十二月赤大生屬陽若陽若在邑東百三十里五  
帝弟中國生大拔七月大水出其下見  
家人五月小家子出之并山之陽宗室亂孤人刑冠政  
堂當生蓬蒿四年復  
睽十二月始王易服邑國子南大淫四月大行殊高陽  
元武王之起南方

蹇十二月大鳥在蛟龍戲深淵北王天下命生元武樂  
 三大山變易王長思國元南大異四以六行極高  
 解二月大旱下民東北邱臺二年元受易刑名嗣絕三  
 年王嗣民司無名民思扶山之國宗室崩厥人既厥  
 損十二月兵賊重三年自與天下小逆流大鳥下其邑  
 天蒙北背白出西北方到善則善到惡則惡  
 益十月上下相益民年天下疾龍起邑東南維北軍山  
 東于上大風壞屋出田香果天下東行西南非  
 夬五月天下四月人生在邑北替邑城南水上江河逆  
 三月小人用事德信上德之文下德則下德則下

姤五月天下女盡堂正一女五夫王家淫天下不治三  
 年

萃九月天下聚眾相謀兵起車馳人驟來人西方白色  
 天下昌其見陽生堂下

升十二月女子守十年下邑東北來立易變政治天地  
 有心士眾賢爭養不死二侯三人女子殺之正北左行  
 第一

困九月小人來君子去小國破賢人亡兵行諸免之生  
 六年不義血兵刃小起東北取立死

井四月水眾通出地涼東兵河梁大名杞在北方白懷

絕爰漢家禍

革六月五穀傷及草木旱熱赤地千里大官炊火

鼎五月吳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中庶人王高德之

震二月大海濯地至水之洫於上度得起天年女立政

八年

艮十二月君臣仁丘行三月地動其年旱有人從東北

來長眉僂周鄭

漸二月有侯少仁疆有外兵四方不死地變有大鳥東

南歸

歸妹十一月成威立王二十七婦及小國與神水芒成

湯兵豐空無人大憂死小人無兵革

旅傷旱憂秋冬旱兵憂死泰

巽四月春生火風折木傷五穀風死秋風死

兌八月立秋女子榮其家蔑大將養任易君二世夷西

圖來歸偏水大出東同齊南不分

渙五月有諸侯離邑為民欲得將兵水復旱金鐵貴高

者興晉于邑武侯

節六月安國有惡君天下鳥多白兔緯狗見天下日泉

神路天下大山出蒙之處有移河不死

中孚十二月人君之世安寧中孚女子亂世于外天不

信地數動中國祖絕嗣上君驚於兵北夷衛隗

小過正月小過沍於中兵起於東南故邑牛牂歸鄉侯

不勝是年有大水死王三人東北大動晝昏日再中北

方有貴人子走於紂

既濟九月年大水地臨三年不絕六世多血

未濟有故都破水國來兵四年九月有分國陽殊邑

上依六十四卦次序各為之辭蓋卽絃緯之文語多艱  
深不可曉而訛脫尤甚據王劭稱貧之二字為真人之  
誤則知自隋以前其書已有差錯  
今既無別本可證姑仍舊文錄之

藝海珠塵

漢江口合縣六萬四南滙百吳省蘭泉之輯

白王六萬三年六月錢塘二陸東言四有章校

周易稽覽圖小中 泰五十

小過蒙益漸泰 頤需隨晉解未壯 卯豫訟蠱革夬 辰旅

師比小畜乾 屯大有家人井咸姤 午鼎豐渙履遯 未恒

節同人損否 坤巽萃大畜賁觀 酉歸妹无妄明夷困 剝

戒艮既濟噬嗑大過坤 亥未濟蹇頤中孚復 子屯謙 睽

升臨 丑 坎 六 震 八 離 七 兌 九

已上四卦者四正卦為四象每歲十二月每月五月月

字當卦六日七分每期三百六十六日每四分按六日當作五日四分日當作

甲寅伏羲氏至無懷氏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二年  
神農五百四十年 黃帝一千五百二十年 少昊四百  
年 顓頊五百年 帝嚳三百五十年 堯一百年  
舜五十年 禹四百三十一年 殷四百九十六年  
周八百六十七年 秦五十年  
已上六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年庚戌年四百九十一年  
算上 右總六萬四千一百三年相基加二年按基當作期  
推軌當日 術曰置軌以其歲之日除之得軌不盡日

每分即日之分也

推折當日 術曰以二十四除折數所得是日軌折皆  
當歲之折有餘如上

復一	十三	二十五
臨二	十四	二十六
泰三	十五	二十七
大壯四	十六	二十八
夬五	十七	二十九
乾六	十八	三十
姤七	十九	三十一



遯八

二十一

三十二

否九

二十二

三十三

觀十

二十三

三十四

剝十一

二十四

三十五

坤十二

二十五

三十六

按以上三十六數周而復始原本於觀剝坤下全脫今補入

震三十七

二十六

三十七

坎三十九

二十七

三十八

艮四十一

二十八

三十九

以上勾者是勛銘軌加之本經並無只有單數不勾耳。按此條乃後人標識之辭原本混入正文

今姑存其舊而用細字夾注以別之

右易姓四十二消息三十六六子在其數合八十四

戒各有所繫而出之

純德有七其三法天其四法地天三者三十六地四者四六二十四

六十四卦策術曰陽爻九以四時乘之得三十六陰爻六以四時乘之得二十四

四各以四時乘之而并軌術曰陽爻九倍之得一百一十二陰爻八倍之得六十四

六各以四時乘之而并假令乾六位老陽爻九四時乘之得三十六少陽爻七四時乘之得二十八

三以三十六乘六爻得二百一十六以二十八乘之六爻得一百六十八

巴上二數合得三百八十四因而倍之有

易稽覽圖下

七百六十八假令坤六位老陰爻六四時乘之四以二  
 十四乘六爻得一百四十四少陰爻八四時乘之四以  
 三十二乘之六爻得一百九十二已上二數合得三百  
 三十六因而倍之有六百七十二 乾坤二軌數合有  
 一千四百四十他卦隨陰陽爻倍之凡陽爻用六十四為法乘得  
 倍之凡陰爻用五十六為法乘得數倍之 推一百九  
 十二爻術曰置六十四卦折半有三十二以六乘之得  
 陽爻一百九十二陰爻亦一百九十二合二數得三百  
 八十四 又法六爻以八乘之得四十八又八乘四十  
 八得三百八十四爻也

六泰從伏羲天元甲寅已來至大唐貞元年乙亥積二  
 百七十六萬一千二百二十算至元和年三月二  
 百七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一算按此文至唐元

所加今退二

一乾世成初子

坤世酉初未

二合折三百六

分各乾二百一

坤一百四

二軌合一千四

分各乾七百六

坤六百六

二屯世寅初寅

蒙世戌初巳

二合折三百三

分各屯一百六

蒙一百六

二軌合一千四

分各屯七百

蒙七百

三需 世申初辰

二合折 三百八

二軌合 一千四百

四師 世午初午

二合折 三百

二軌合 一千三百

五小畜 世子初甲

二合折 四百

二軌合 一千五

六泰 世辰初戌

訟 世午初卯

分各需 一百九

分各需 七百三

比 世卯初丑

分各師 一百五

分各師 六百八

履 世甲初亥

分各小畜 二百

分各小畜 七百五

否 世卯初酉

訟 一百九

訟 七百三

比 一百五

比 六百八

履 二百

履 七百五

二合折 五百

二軌合 一千四

七同人 世亥初子

二合折 四百

二軌合 六百五

八謙 世亥初寅

二合折 三百

二軌合 一千三

九隨 世辰初辰

二合折 六百

分各泰 二百

分各泰 七百

大有 世辰初未

分各同人 二百

分各同人 七百五

豫 世未初巳

分各謙 一百五

分各謙 六百八

蠱 世酉初卯

分各隨 一百

否 二百

否 七百

大有 三百

大有 七百五

豫 一百五

豫 六百八

蠱 二百

蠱 八百

二軌合

世卯初午

分各隨

蠱

二合折

世未初申

分各臨

觀

四二軌合

世未初申

分各臨

觀

二合折

世未初申

分各噬嗑

賁

五二軌合

世子初戌

分各噬嗑

賁

二合折

世子初戌

分各剝

復

六二軌合

世子初戌

分各剝

復

十三无妄

世午初子

大畜

大畜

二軌合

世戌初寅

分各无妄

大畜

二合折

世子初辰

分各頤

大過

二軌合

世子初辰

分各頤

大過

二合折

世子初辰

分各坎

離

二軌合

世申初午

分各坎

離

十二合折	三百六十八	分各咸	八百一十	恒	八百一十
二軌合	百一十四	分各咸	七百二十	恒	七百二十
十七遯	世午初申	大壯	世午初亥	大壯	世午初亥
十三合折	三百八十八	分各遯	七百九	大壯	七百九
二軌合	七十四	分各遯	七百三	大壯	七百三
十八晉	世酉初戌	明夷	世丑初酉	大壯	世丑初酉
十四合折	三百三	分各晉	八百六	明夷	八百六
二軌合	百八十四	分各晉	七百	明夷	七百
十九家人	世丑初子	睽	世丑初未	明夷	世丑初未
三合折	三百八	分各家人	一百九	睽	一百九

三軌合	七千四百	分各家人	七百三	睽	七百三
二十蹇	世申初寅	解	世辰初巳	鼎	世辰初巳
二合折	三百六十八	分各蹇	八百六	解	八百六
二軌合	百一十四	分各蹇	七百	解	七百
二十一損	世丑初辰	益	世辰初卯	益	世辰初卯
二合折	三百六十八	分各損	八百五	益	八百五
二軌合	百一十四	分各損	七百	益	七百
二十二夬	世酉初午	姤	世酉初丑	益	世酉初丑
二合折	四百三	分各夬	三百六	姤	三百六
二軌合	百一十五	分各夬	二百五	姤	二百五

易稽覽圖下

易稽覽圖下

七

二十三萃	世巳初申	分各萃	一百六十八	升	世丑初亥	一百六十八
二合折	三百三	分各萃	七	升	七	八
二軌合	百八十四	分各萃	四	升	四	七
二十四困	世寅初戊	分各萃	七	升	七	八
二合折	三百	分各困	八	井	世戌初酉	一百
二軌合	百四十四	分各困	七	井	七	八
二十五革	世亥初未	分各困	七	井	七	八
二合折	三百八	分各革	十一	鼎	世亥初寅	一百九
二軌合	百四十四	分各革	七	鼎	七	八
二十六震	世戌初寅	分各革	七	鼎	七	八
二合折	三百	分各革	七	鼎	七	八
二軌合	百四十四	分各革	七	鼎	七	八

二合折	三百三	分各震	一百六十八	良	世丑初卯	一百六十八
二軌合	百四十四	分各震	七	良	七	八
二十七漸	世申初午	分各漸	八	歸妹	世丑初卯	一百
二合折	三百	分各漸	七	歸妹	七	八
二軌合	百四十四	分各漸	七	歸妹	七	八
二十八豐	世申初午	分各漸	七	歸妹	七	八
二合折	三百	分各豐	八	旅	世辰初丑	一百
二軌合	百四十四	分各豐	七	旅	七	八
二十九巽	世卯初申	分各豐	七	旅	七	八
二合折	三百八	分各巽	十二	兌	世未初亥	一百九
二軌合	百四十四	分各巽	七	兌	七	八

二軌合	七千四百	分各異	七百三十六	兌	七百三十六
三十換	世已初戌	節	世已初酉		
二合折	三百六十四	分各渙	一百八十	節	一百八十
二軌合	一千四百	分各渙	七百二十	節	七百二十
三十六中孚	世未初子	小過	世午初未		
二合折	三百六十四	分各中孚	一百八十	小過	一百八十
二軌合	一千四百	分各中孚	七百三十六	小過	七百三十六
三十二既濟	世亥初寅	未濟	世未初巳		
二合折	三百六十四	分各既濟	一百八十	未濟	一百八十
二軌合	一千四百	分各既濟	七百二十	未濟	七百二十

其下初合六十四卦流轉

推之術 置天元甲寅已來至受命以三十二除之餘不足除者從乾坤始數算外主卦而取世陰陽斷之世陽從陽陽爻三世陰從陰陰爻二陽從九除陰從六除商得數陽以三乘之陰以二乘之因而半之即是忌耳每取卦月乘之

假令賁卦世在初十一月卦世屬陽陽爻三十六以九除之商得四以三乘之得十二因而半之是忌耳假令遯卦世在三六月卦世屬陰陰之爻二十四以六除之商得四以二乘之得六因而半

之是忌耳

按以上二節闡明世卦推算之法當是後人所附益今退二字書之

推厄法以入位年數除之軌合數算盡厄也甲乙

饑丙丁為旱戊己為中興庚辛為兵壬癸為

水按此節別見後文疑有重出

父相甲寅景雲元年庚戌積六萬四千三年算上至開元九年辛酉加上十一年算上以三十二除之不盡三名入位年合入需軌卦陰爻二十四以六除之商得四二乘之得八因而半之四是忌需卦軌合數一千四百七十二以入位年三至甲寅加四算七除需合數除二從父相庚申命之得

辛兵推子厄用父軌凡子受位但不得別立軌乃

可救災耳甲寅先天元年壬子積六萬四千五年

算上至開元九年辛酉加九算上三十二除之餘

五十盡五合入小畜軌卦十一陽爻三十六以九

除之商得四以三乘之十二因而半之得六忌按

推算至唐開元九年亦唐時術士所加也

右六十四卦流轉注十二之辰

按此句為總題折軌三

此處蓋後人以他文關入遂將原文移向後耳

乾初子坤初未陽爻折數一爻三十六計六千九百一十二陽爻軌數一爻一百二十八計二萬四千五百七



十六陰爻折數一爻二十之四計四千六百八陰爻軌  
數一爻一百一十二計二萬一千五百四陰爻又合折  
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合二軌四萬一千八十於易卽位  
年數術日已上各三十二乘之卽得其數乘軌折之數  
世屬陽卦者以九除之以三乘之所得因而半之則是  
卽位期也能過此者三乘所半之數卽終矣世屬陰卦  
者以六除之以二乘之所得因而半之則得卽位期也  
能過此者加所得卽中期也復能過此者以二乘所半  
之數卽終矣以九除之皆盡無餘者陽以三乘所則其  
年當數也以九六除之有餘者以所得乘之陽得正位

增九於所乘陰得正位增六於所乘則是位之數也用  
陽日者屬陽卦用陰日者屬陰卦  
乾初以六乘者謂姤也陰失位在初坤初以九乘者謂  
復也陽得正位在初震兌離之象陰所乘之數也巽艮  
之象四所乘之數是卽位之時年數也卦軌軌陽爻六  
七以四時乘之各倍之爻百三十八陰爻八六以四時  
乘之各倍之爻百十二必用卽位年以卽位時太歲呼  
之盡算之上則位之終歲也算外是未入之年孔子曰  
終始之義在外內焉進退在二年觀其政以別知其泰  
延與否也

推之術曰置天元甲寅以來數至受命位之年數以三十二數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算未即得主歲之卦知直事之爻在何辰謂乾直事於十一月子左行陽辰六坤直事於六月未右行陰辰六陰陽爻錯行於十二辰一歲十二月而周也當以即主立時月為政故曰知直事之爻在何辰也所屬陰陽爻者也陽爻三十六陰爻二十四者皆世所屬陰陽者也推之法卦陰推世之所屬陰卦者假令即位之年得遁卦七月申也遯六月二陰爻陰爻二十四以六除之得四以二乘之得八因而半之得四則即位

之期也能過此者所乘八歲之中期也復能過此者三乘所半十二歲終矣陰得正位增六於所乘為三十六年終矣推之法卦陽推世之所屬陽卦者假令即位之年得賁卦十月亥也賁初陽爻三十六以九除之得四以三乘之得十二因而半之則得六則是即位之期也能過此者如所乘得一十則中期也復能過此者三乘所半六得十八年終矣陽得正位增九以所乘為五十四巽艮之象四所乘得三十六遠期算天元甲寅歲以來至宋高祖劉裕禪晉歲在庚辰號為永初元年凡得積

年二百七十六萬八百四十七年算上以三十二  
半六十四卦得除之不盡十五入坎離軌以宋辛  
酉至周宣帝宣政元年戊戌歲有一百五十八年  
元嘉元年即當魏氏世祖太武皇帝始光元年以  
三十二除之不盡七命之入大有軌一本云不盡  
十三為入无妄大畜軌六月未也六月位陰爻八  
以四乘之八得三十二以六除之得五餘不盡二  
以二乘之得十因而半之得五初忌能過此者如  
所乘得十復能過此者三乘所半五得十五終矣  
不忌失位陰增八終二十三除之得四十七丙午

歲天下憂重侵逼也有餘福也 假令失位陽者  
四七二十八以九除之得三餘不盡一以三乘所  
得九因而半之得四有餘則是即位初期能過此  
者得九中期也增復能過此者得十三年終矣下  
期失位陽七於所乘得四十二厄所遭有餘算福  
之也 假令得位陰在六四六二十四以六除之  
得四無餘以二乘之得八因而半之得四初忌能  
過此者得八中忌復能過此者得十二終矣下忌  
得位陰增六於乘得三十一厄所遭也 假令得  
位陽在九四九三十六九除之得四無餘以三乘

之得十二因而半之得六六初忌能過此者中忌也復能過此者得十八忌終也得位陽增九於所

乘得九五十四忌所遭也皆後人因卦軌之術而下

推厄所遭法以入位年數餘軌數算盡厄所遭甲

乙為饑丙丁為旱戊己為中興庚辛為兵壬

癸為水元算為月按此文已見前此處疑

宋軌七百三十六庚申歲至今甲子歲宋元嘉元

年甲子未高祖第二息文帝義隆年號為入位五

厄所遭也丙寅歲入位七年以七除軌數上得一

積周也癸未歲入位二十四年以除軌數上得積

晦也

周三十餘十六不盡以庚申命之得乙亥乙主饑  
其年河南大饑豫州人相食甲申歲入位二十  
命之得庚午庚主兵馬其年九餘不盡十一庚申  
酉歲入位庚申命之得丁卯丁主旱其年大旱不  
盡入位庚申命之得丙辰丙主旱其年大旱不  
除軌數上得積周也癸未歲入位二十四年以除  
得丙寅丙主旱其年大旱不盡入位庚申命之  
亥歲入位庚申命之得丁卯丁主旱其年大旱不  
盡入位庚申命之得丙辰丙主旱其年大旱不  
子歲入位庚申命之得丁卯丁主旱其年大旱不  
盡入位庚申命之得丙辰丙主旱其年大旱不  
巳丑歲入位庚申命之得丁卯丁主旱其年大旱不  
不盡入位庚申命之得丙辰丙主旱其年大旱不  
貴申歲入位庚申命之得丁卯丁主旱其年大旱不  
十申歲入位庚申命之得丙辰丙主旱其年大旱不  
徐兖州大水官軍因勢汎舟至滑臺虜走後果失  
利也三辛卯歲入位三於土方除餘三十二以庚申  
也以不盡法二十三於土方除餘三十二以庚申

命之得幸卯辛主兵其年魏兵至江淮王辰歲  
 入位三十三年除軌數上得積周二十餘不盡以  
 庚申命之得巳巳主中興癸巳歲入位三十  
 四年除軌數上得積周二十一餘不盡二十以  
 庚申命之得辛巳辛主兵其年二月二十日甲子  
 東密太逆○按以上宋軌取宋文帝在位年數以  
 法推算穿鑿無謂文義亦不倫蓋為  
 後人淺陋者所加今改用細字附注其年大元  
 推軌之術 以天元甲寅已來至今受命位之年  
 以三十二除之餘不盡從乾坤始數算則得王歲  
 之卦知直事之辰在何辰以甲寅年至大唐先天  
 元年壬子積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百三十九以  
 三十六或云以除之積八萬六千二百八十五周  
 不盡十九入家人睽軌至元和十四年合二百七

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元和十五年庚午或云庚子  
 積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二百四十七法陽爻以老  
 陽數乘之陰爻以老陰數乘之隨六爻陰陽多少  
 乘訖并之為分各數倍分各為折合數也按上推  
與前文畧同而重複錯見者蓋前為南北朝術士  
 所發明而此推至元和十五年則又唐人所附益  
 也

中孚純坎公 初六 冬至十一月中廣漠風  
 解純震 初九 春分二月中明庶風  
 咸純離 初九 夏至五月中凱風按乾元序制  
 記作景風  
 賁純兌 初九 秋分八月中闔闔風

屯侯 九二 小寒十二月節

豫 六二 清明三月節

鼎 六二 小暑六月節

歸妹 九二 寒露九月節

升公 六三 大寒十二月中日在坎

革 六三 穀雨三月中日在震

履 九三 大暑六月中日在離

困 六三 霜降九月中日在兌

小過侯 六四 立春正月節條風

旅 九四 立夏四月節按此下當脫溫風二字

恒 九四 立秋七月節涼風

艮 九四 立冬十月節按此下當脫不周風三字

漸公 九五 雨水正月節

小畜 六五 小滿四月中

損 六五 處暑七月中

大過 九五 小雪木月中

需侯 六四 驚蟄三月節

大有 六五 芒種五月節

巽 九三 白露八月節

未濟 六三 大雪十月節

未濟 按以上以四正卦交配二十四氣其說亦見於乾元序制記當是易緯本文

震 冬至日在坎 春分日在震

離 夏至日在離 秋分日在兌

易緯是類謀以此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  
大過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日之七正歲三  
歲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乾象以中  
小畜孚當十一月六十中氣後十五日準兩卦強可得  
漸公十二月餘少三日當取十二月卦日也右各以六  
日於決次乃不可簡取其孤如此非是驗也以易  
緯推之無勞更算二十四氣以成五日七分正五

日準四分之一未消息即為善矣按以上亦當為後人所加

公議獲焉 侯三月 四侯五月 五侯七月 侯九月 侯十二月

小過立春 豫清明 大有蠶 恒立秋 歸妹寒露 未濟大雪

日月初六日 一日公革六二 六日

九三 土日 九四 十六日

六五 辛日 生木 辛酉

辛庚夫蒙正月 二大夫訟三月 大夫家人五月

大夫節七月 大夫屯妄九月 大夫蹇十一月

大觀初六 二日 大畜九二 七日 夫同人正月

六三 壬日 六四 十七日

每未盡 易稽覽圖下 七

六五	辛酉	北九	辛酉
九卿益正月	在六	九卿蠱三月	在震
九卿同人七月	在離	九卿明夷九月	在兌
九卿頤十月	在兌	九卿頤十月	在兌
廿廿初九	風頤三日	夫頤六三	卦八日
六三	卦辛酉	六四	卦辛酉
九五	卦辛酉	上九	卦辛酉
三公漸正月	在艮	三公革三月	在離
三公漸正月	在艮	三公咸五月	在艮
益公損七月	在艮	三公困九月	在兌
三公困九月	在兌	三公中孚十月	在巽
貞日初六	卦辛酉	四日	卦辛酉
六二	卦辛酉	九日	卦辛酉
九三	卦辛酉	十四日	卦辛酉
六四	卦辛酉	十九日	卦辛酉

九五	辛酉	上九	辛酉
天子泰正月	在乾	天子夬三月	在乾
天子否七月	在坤	天子剝九月	在坤
天子復七月	在坤	天子復七月	在坤
初九	五日	九二	十日
九三	十五日	六四	二十日
六五	二十五日	上六	三十日

右是六陽月三十卦直事日依氣定日主十爻月

看覆月 候四月 候六月 候八月 候十月 候十二月

需驚蟄 旅立夏 鼎小暑 巽白露 艮立冬 屯小寒

初九 五日 九二 六日



九三	士日	六四	士日
九五	士日	上六	士日
大夫隨月	大夫師四月	大夫豐六月	大夫謙十二月
初九	二日	九三	七日
九三	士日	六四	士日
九五	士日	上六	士日
九卿晉二月	九卿比四月	九卿渙六月	
九卿大畜八月	九卿噬嗑十月	九卿睽十二月	
初六	三日	六二	八日

六三	士日	九四	士日
六五	士日	上九	士日
三公解二月	三公大過十月	三公履六月	三公升十二月
初六	三日	九二	七日
六三	士日	六四	士日
六五	士日	上六	士日
天子大壯月	天子乾四月	天子遯六月	
天子觀八月	天子坤十月	天子臨十二月	
初九	五日	九二	十日

川 九三 十五百 九四 二千百

月 六五 三吾 土六 三百

按上文各卦圖俱取五德首 卦六爻依日配之 以例其餘原本多有脫落錯誤今各依本卦補入 至策數亦有脫者未 敢妄補姑仍其舊

應已土盡卦爻日並上一同四

右是六陰月三十卦直事日依氣定日主一爻

候六甲子日中寒暑風雨記其日占發時方來萬不失

一 幽冀起坎初六候之 宛鄭坎六四候之 青齊

震初九候之 徐魯震九四候之 揚吳越離初九候

之 涼益衛兌初九候之 并雍秦兌九四候之 推

四正寒不侵公者夷兵若和氣者解入方伯寒氣凶和

吉風盛雨者坐刑殺霧將死若有和氣王相三十日當

沴妖氣為賊盜

右是六陰卦月三十卦直事日依氣定日主一爻

按此句已見 前此處重出

艮遊魂中孚云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孚信也兩

陰在內亦以五以中和之氣候之兩陰猶民于君

在上矣臣在下候行中正之道政教信於民故謂

之中孚兩陰者三辰在亥為豕爻失正故變而為

小名言豚四辰在丑為鼈鼈魚之微者爻為正變

易稽覽圖下

每朱聖

易稽覽圖下

每朱聖

易稽覽圖下

每朱聖

易稽覽圖下

以其大節言魚三體兌為澤四值天淵二五皆坎  
爻如水水以水度浸澤所養故吉其體是震震為  
木二爻巽為風木在水上而風行之濟大刑象君  
能濟於難也

按以上乃鄭氏易義之文毛詩無羊篇正義亦引此以文惟缺首尾數語而正義自浸澤以下尚有五賢臣以水灌淵則供養故吉云云此亦缺而未載疑脫落也稽覽圖內有此文者蓋後人以以此書專論卦氣起中孚之義故引鄭氏易說附入以相闡發並非易緯本文今退二字附書之其字之脫誤則依詩疏互為校定云

詩風濕而苦坐所婦雲淋淚苦味酸玉髓

藝海珠塵

經部詩類

南匯 吳省蘭 泉之翰  
烏程 章汝金 佑人校

詩說

張

未篋 未字文潛淮陰人宋宣和中第進士果擢起居舍人從蘇軾遊為蘇門河學士

衛武公仕於厲王之時而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夫柔其言言遜也蓋邦無道矣惟危行言遜

可以免於禍故也

柔柔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

藝海珠塵

詩說

一

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䟽斯釋不能序爵  
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販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於  
振大幸而治得於內則土宇廣於外蓋人歸者衆則各  
以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界建侯之數  
過于商之宋世而考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事所謂治  
得於內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侵伐攻取而得之也夫  
土小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於內則人相與攜持而去  
人去之則地隨以削故芮伯所以憂心殷殷念我土宇  
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蹙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  
曰日蹙國百里也蓋土宇販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

觀治亂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求民食食者民待  
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  
極蓋免於死之謂生免於仆之謂立食而後免於死亡  
顛仆之患則后稷之於民實生之者也  
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潔故  
文王之廟曰清廟禦侮之道尚肅故宮室之牆曰蕭牆  
明不蔽也清不汙也肅不亂也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  
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曰駿發爾私使之先私而  
後公故也洽田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

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以民先之  
有客宿宿一宿爲宿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  
再宿爲信信信者凡再宿者信也夫如是而猶欲繫其  
馬旣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爲在此無斃而周  
之臣子爲好善而不厭也  
執競武王無競惟烈此方言武王之事而不及其成故  
曰執競而已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惟烈武  
王之事旣成而見於樂則大矣美矣執競不足以言之  
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爲用者道其事則美也故於  
大武言之蓋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已定矣乃曰將予就之繼猶泮泮然則  
承文武之緒而天下猶泮泮離散之患者何耶蓋文武  
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至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泮  
溢滂肆至於成王將繼而圖則所謂我其收之也示我  
顯德行者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尙欲使示之  
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  
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爲然伊尹之  
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爲未足而明言之  
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  
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於學故也

成王懲周公之事將茲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日之惑而首之以來助何也蓋昔之不知周公之聖出於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邪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爲師召公固不說之矣召公且不說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於左右無有助之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破斧刺朝廷之不知蓋舉朝廷而刺之舉朝廷之不知則孰爲成王之助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卽政溢者未收泮渙者未圖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大武

則成王旣除喪而卽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故曰矯矯王之造夫成王寵受武王之武功而武功則矯矯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而王業於是成矣蓋治至於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爲邦至於可以卽戎而後爲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詰戎兵者政之終歟成王之征伐其見於書則伐奄伐蒲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尙德用於戰者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徂駑馬也故曰徂言姑足以

行而已矣駑馬馬之下者也故其類亦下故也有驥有魚豪駢曰驥二目白曰魚驥則魚取於良二目白者目病也是謂四種之馬

文潛詩說一卷雜論雅頌之旨僅十二條已載宛丘集中後人抄出別行者觀所論土字取章一則其有感於熙寧開邊斥竟之舉而為之也歟宛丘集今不甚傳此亦經學一種因技而梓之  
康熙丙辰二月納蘭成德容若跋

藝海珠塵

經部詩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鞞

新城 洪 燿 鏡心校

詩疑 卷一

王

柏篸

柏字會之號魯齋婺州金華人宋理宗時為麗正上蔡兩書院師卒國子祭酒

皇朝

楊文仲請於胡諡文憲二年從祀兩廡

行露首章與二章意全不貫句法體格亦異每竊疑之後見劉向傳列女謂召南申人之女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娶之女子不可訟之於理遂作二章而無前一章也乃知前章亂入無疑

衛莊姜之詩凡五其一國人於莊姜之始至而美之碩人是也碩人之詩前三章意已足後一章體致不類不然則以四爲三猶有序也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亦太褻矣其四詩則莊姜自述也綠衣當在前蓋莊公初惑於嬖妾夫人憂之思古人以自比處之善矣終風則悼其待己之不以禮而莊公輕狂暴橫之態儼然可見日月則缺全不顧矣夫人亦未免無少怨也燕燕作於莊公卒後忠厚之德藹然夫人至是而賢益著使嬖妾皆如戴嬀又豈有綠衣之作乎綠衣燕燕二詩熟讀之自可見

詩傳疑柏舟之詩亦莊姜作也愚謂詞意全不類以兄弟不足依據而嘆其不能奮飛此閭巷無知之言也苟能奮飛則棄其所天可乎莊姜安得出是言哉至於寤辟有標則哀而傷矣此爲他婦人怨夫之詞非莊姜也明矣

凱風之詩孝子之心至矣其爲詞難矣是詩也寄意遠而感慨深婉而不露微而甚切可謂能幾諫者也此孝子自責之詞序曰美孝子何其謬哉

雄雉之詩此婦人思其夫從役而未歸第三章從容閑雅優柔不迫此正風也未章愛之切期之深理亦甚明



大有學識之人也不佞不求之句夫子固嘗稱之雖曰  
何足以臧此是欲進子路一步故云耳學者亦須從此  
用功可也  
谷風之詩婦人爲夫所棄委曲敘其悲怨之情反覆極  
其事爲之苦然終無絕之之意與柏舟思奮飛大有閒  
矣此聖人所以制三不去之義其意深矣

簡兮之詩序者以爲衛之賢者仕於伶官此固然也但  
謂刺不用賢則是他人作此詩而詩記亦謂此賢者非  
東周所有自是西周昔日有之觀其前章形容其有力  
如虎赫如渥赭此何足以見其賢詩傳則曰此賢者玩

世仕於伶官作此詩若自譽而實自嘲最爲得其情至  
末章始託興而思西周之盛王此其所以爲賢也非末  
章不得見其賢矣  
自古出仕者大畧有三端處衰世不擇而仕近於玩侮  
不恭如簡兮是也亦有盡心竭力不計貧窶歸於天而  
不怨如北門是也知禍亂之將作相呼而遠遁如北風  
是也簡兮難學也非自度果有不磷不緇之操其可苟  
哉北風北門在人審時量力而爲之未可輕相詆訾也  
宣姜本爲伋妻而宣公要之終譖伋而殺之者宣姜也  
可謂忍人也未必惡伋也無乃愧伋也及生壽而慨然

代伋之死壽亦賢矣宣姜於是亦有年矣則又通乎公  
子頑不良之甚也乃生戴公文公許穆宋桓二夫人不  
夫而舉四子無恥尤甚衛之人倫掃地烏得不亡所不  
可曉者稟不淑之氣而子女之多賢此又何也  
君子偕老三章東萊先生曰一章責之也二章問之也  
三章惜之也其論精矣愚謂責之問之誠是也未章惜  
之豈以色而忘其行邪

定之方中最善賦其事作室而先種樹爲琴瑟之需可  
見其規模深遠其次方及於農桑此國家之先務而不  
可緩者又其次方言牧馬之盛則中興之功次序粲然

其要盡在秉心塞淵一句上

子旄之作以見尙賢樂善尤爲中興之本

衛之詩淫奔者固多而賢婦人之詩亦不少前有莊姜  
四詩後有柏舟載馳竹竿河廣以至泉水雄雉皆發乎  
情止乎禮義者之詩

黍離周大夫之作亦善於爲詩者感慨深而言不迫切  
初不言其宗國傾覆之事反復歌詠之自見其悽愴追  
恨之意出人意表

君子于役閨思之正也感時念遠固人之常情至情所  
鍾聚在苟無飢渴一句上

中谷有蕓雖婦人爲夫所棄想出於凶年不得已之情而非有所怨惡也是以有閔之之心而無恨之之意其人忠厚如此范氏說最得講官之體

大車之詩古人以其大夫能治其私邑而婦人不敢犯義故以此美其大夫也然婦人革面而未革心者也畏子於爲政之時尙要誓於旣死之後心堅而志愚此善政之不如善教也豈不信哉刑政少弛則醜行復矣青衿靜女之爲淫奔已曉然矣木瓜采葛之爲淫奔而情款未明至於揚之水亦謂之淫奔愚則未從若曰人有聞其兄弟而兄弟相戒之詞豈不平易明白而有餘

味今日男女要約則未有以別其爲男女也將仲子序者固妄矣而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而朱子從之愚謂其有所未盡也此乃淫奔改行之詩也仲雖可懷獨能畏父母兄弟之言又能畏人之清議三章六無字所以拒絕仲子爲甚嚴與大車誓死不相舍者大有閔矣公之淫奔補註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而朱子從之鄭衛之音並稱久矣愚嘗考三衛詩凡三十有九篇如兩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載馳竹竿河廣此十詩皆作於宮壺之中秉義守正詞氣忠厚可以繼二南之美次而士大夫如簡兮北風北門考槃干旄等作皆

賢者之事下而民俗如雄雉伯兮擊鼓凱風谷風或得  
人倫之正或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皆佳詩也蓋  
自衛武公學問精密孜孜求善老而不衰如抑抑賓筵  
之作森嚴淵奧參之二雅中真可無愧淇澳一詩形容  
武公之盛德條理縝密而興寄遐暢非大賢不能道此  
大學所以取之以爲至善之本在位既久則其流風善  
政豈無漸漬於人心者後世淫奔之詩如靜女桑中氓  
蚩有狐四篇而已刺詩如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君子  
偕老鶉之奔奔蝦蟆六篇爾鄭詩二十一一篇而淫奔者  
十六其間作於淫女者半之風俗之不美如此故聖人

尤欲放之今以鄭衛之音並稱者失之矣  
衛國多於變故後得其正自立國之初然也管蔡之亂  
此周家積累極盛之際乃有此大變康叔繼之能和集  
其民而得歡心其後公子和襲攻世子共伯而奪其位  
是爲武公共伯之妻堅柏舟之誓而武公改行自修治  
其國五十餘年諡曰睿聖抑抑賓筵伯仲二雅淇澳之  
詩幾與成王並稱可謂盛矣周公伯禽之魯後世莫之  
競也至於宣姜始終亂人倫之正乃有子壽之賢且生  
文公中興衛國而許穆宋桓二夫人守節秉義德邁當  
世如曠輒之爭國大變也又有公子郢之堅讓故其亡

也獨後於諸國然三衛諸詩錯亂顛倒殊無意義先儒謂衛國首併邶鄘以此爲變此因後世之詩隨女生義故有是說烏知聖人刪次之意果如是說愚竊意共姜之柏舟當爲變風第一淇澳次之莊姜諸詩又次之而定之方中干旄二詩終之此衛風之先後當然也其他諸國採雜不勝其謬不可盡舉矣考樂詞雖淺而有暇裕自適氣象孔叢子載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此語足以盡此詩之義殊不見其未忘君之意序者旣誤箋者大害於義雖程子忠厚之言而朱子亦不得而從也熟讀詩自見

鄭詩多淫奔忽有出其東門一詩守義安分爲得性情之正序者全不讀詩乃爲閔亂又曰男女相棄思保其室家殊無一毫相似蓋淫風薰染之中猶有不爲習俗所移者見如雲之女不敢起犯義之思而自安室家之貧陋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未嘗忘此參之二南之中可以無愧序者何所爲而讀者何不思耶東門之墮此男子有所慕而不得見之詞序謂男女不待禮而相奔恐亦未盡然齊詩十有一篇止雞鳴一篇爲美詩爾若還與盧令令亦尙武之餘風著之詩先儒取其可以見當時親迎之

禮廢而不罪此女之氣象輕佻無肅敬之心非嘉詩也  
東方未明之詩有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此二句自嘉但  
與上下意不貫未必本文也其刺齊襄魯文姜之行凡  
五詩敝笱之篇刺魯人從文姜之淫亂如此之多猗嗟  
刺莊公則已甚明無異說矣

詩傳曰邶鄘既入衛其詩皆爲衛事猶繫故國之名則  
不可曉愚考其詩初非邶鄘詩也其詩出閭巷猶可曰  
此邶人之詩也曰此鄘人之詩也其詩作於宮壺作於  
臣人而曰此邶風此鄘風可乎共姜自誓莊姜自述必  
不作於邶鄘也明矣載馳作於許也泉水作於異國也

以其思衛歸於衛風猶可也一在邶風一在鄘風也作  
此爲何義與竹竿河廣義則一也而後二詩獨存於衛  
風何以別哉泉水曰瑟彼泉水亦流于淇竹竿曰泉原  
在左淇水在右泉水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竹竿亦  
曰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泉水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竹竿亦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疑出於一婦人之手今  
分爲二國之風不知何說以釋愚之疑也哉又如簡兮  
北風北門刺宣姜諸詩定之方中等作皆不可繫之邶  
鄘也豈不著明於是知分次前後卽小序之人同一繆  
也

伐檀之詩造語健而興寄遠但詩記詩傳各爲一說詩記說於序爲近詩傳說於理爲高但未有以必其詩之果何如也二說別無他意只不耕不獵兩段一以爲自謂不可不耕而食不可不獵而肉也一以爲汝不耕而何以得食汝不獵而何以得肉一以爲自言一以爲詩人之言愚竊謂詩傳之說固高矣轉旋頗費詞今以平易爲主味胡瞻爾庭有縣貍之句他人指之爲直截但二說皆指君子爲伐檀之人殊覺不貫妄謂爲車當以行陸今在水濱者用違其才也今乃受用如此之盛莫是不素餐之君子乎蓋譏之也未能信其必然姑記其

疑  
陟岵之詩見父子兄弟相望之真情亦善作詩者也晉之鴛羽小雅之杕杜皆不及也  
葛生傳言婦人以其夫征役而不歸思之而作此詩也予觀所美二字則知其非夫婦之正當時賢婦人稱其夫多曰君子軍士之妻亦有稱伯兮者未有稱其夫曰予美詩有鵲巢之詩旣以予美爲所私則此不得而獨異是必悼其所私之人也  
蒹葭不類秦風也所懷之人未有以證其正不正也體致亦雅未見爲邪思也

秦風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其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朱子於此見其逼迫生納於壙之意然亦大段狼狽了三良彼三良者既不能引大義納君於無過又不能爲國家慮不以自全爲嫌不然則慷慨從君於死爾何至恐懼如此哉或曰此觀者之惴惴味其意正指三良後人避此欲飾其詞爾

陳風十篇止有衡門一詩爲善其餘多男女會遇之作亞於鄭風矣六姬好歌舞其民化之遂至如此以武王之聖太姜之賢閨門之訓不宜有是澤陂之美人未有以見其正不正詩傳遽比於月出恐

亦過矣

檜曹二風多好詩蘇氏謂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非也鄭風止緇衣爲桓公武公之詩本周人作也不當係之以鄭餘皆莊公以後之詩已東遷矣檜則西周時詩賢人憂周道之衰百姓怨征賦之重不如無生其後桓公滅之羔裘之作疑其思舊君也素冠尤見賢者傷今思古庶幾有行三年之喪者皆鄭風所不及邶鄘可併於衛檜不可併之鄭矣下泉四章其末章全與上二章不類乃與小雅中黍苗相似疑錯簡也



豳風止七月一詩是本詩它皆非也周公以立國之本  
衣食之原朝夕誦於王前可謂萬世教幼主之法實與  
無逸相表裏不可偏廢詩中雜舉時序若無倫次其要  
只是衣食二事第一章總言之次四章言衣後三章言  
食極爲縝密詳備凡舉時月皆以夏正言是知三代雖  
互建正而終不能外夏正夫子行夏之時亦周公之意  
也

詩傳之釋名義精矣其釋草木蟲魚也密矣惟斯螽莎  
雞蟋蟀謂之一物以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此則未解此  
本程子說其病在詩中以七八九月系於莎雞之下若

一物然箋者曰自七月以下皆言蟋蟀雖曰蟋然竊恐  
蟋蟀元在七月之下以詩之句法律之當然也不應獨  
此數語出奇如此

小雅中凡雜以怨誚之語可謂不雅予今歸之王風且  
得小雅粲然整潔  
四月六月七月十月等作傳者皆爲夏正之月獨於正  
月一詩乃爲去聲謂此正陽之月而有繁霜爲霜降非  
時此爲可憂故曰此賦也若作興說雖指爲建寅之月  
自不害於義何必委曲其詞以成就一賦字詩人平易  
若以非時便作四月繁霜有何不可

諸詩多以篇首字爲題獨巧言於後章提兩字爲題尋  
他類例則知又有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厦屋雨無  
極當添兩句大東當曰小東小東二字既在上又以小  
雅之例比之亦當曰小東如小旻小弁小宛小明是也  
若以小東爲題則有饑饉當爲第二章矣常武之詩  
亦無常武二字但有王奮厥武之句恐如雨無正或逸  
句又如酌如賚如般之類並無題字恐是大武詩內之  
章也

或謂巧言之末章有彼何人斯一句與後篇彼何人斯  
實相連恐後篇錯雜在前以句律觀之非可合也兩詩

恐是一人作耳如終風之末章亦有日居月諸之句如  
後篇日月相連章句不同而爲莊姜之作故也  
一部詩原頭本於文王一人上推后稷公劉以來不及  
后妃大夫妻以至後諸侯皆以文王受命興周王之故  
然其詩典重淵奧正大明白莫如大雅作於周公之手  
者凡四篇曰文王大明綿皇矣四篇之中又莫如文王  
初言文王只如此亶亶然強勉做將去而今問自至今  
不已亶亶一字又未足以盡其形容又添一箇穆穆字其  
所以能如此深遠者只是緝熙此一敬字而已此令問  
之所以不已也未曰天理無形但取法於文王天下自

能興起孚信凡所以稱贊文王者只一箇敬字天難取法只法文王便能孚信只是此數句已盡大明之詩言文王小心翼翼以昭事上帝卽前篇緝熙之敬而天命自然歸之皇矣一篇又說文王不自作聰明但循此天理而已棧樸旱麓思齊靈臺下武文王有聲此六篇非周公作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棧樸詩也上言文王姿質之美又能勉勉不已此所以能綱紀四方也此篇詩言文王得人心如此之盛維持經理天下之功如此之大只收在一箇勉勉上勉勉卽亶亶也旱麓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至寶至味薦

於宗廟則必受福如文王之德必受命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鳶之機動於上魚之機動於下不知其然而然如文王之作興人才上下各得其宜而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二詩鏗鏘淵永極其形容終不如周公之實思齊有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斃亦保言其在宮時如此之和在廟時如此之敬於至幽隱之地亦若有臨之者於無所厭之處亦常有所保守亦庶幾乎於緝熙敬止之遺意緊要又只在幾箇疊字曰亶亶曰穆穆曰勉勉曰翼翼曰雝雝曰肅肅尤有精神滋味文王之德可謂盛矣極其所以形容者止此甚矣其難也

頌之體告于神明尤宜精密嚴約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言文王之德不雜與天爲一也又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言在廟之公侯百執事之人莫不維維肅肅以秉執文王之德上言文王之德之原如此之大下言文王之化之流如此之盛此非周公不能至此  
周公敘周之所以興上極后稷之功德見於生民等作可謂至矣於思文言后稷配天之實不過八字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功此德真足以配天於祭義所以當配天也

板之末章曰敬天之怒無散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此言無一物之非天也此八句反覆再三而不若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八字之爲約也  
說詩者不費詞而詩意自見此妙於說詩者當以聖賢爲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夫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追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冷女下民或敢侮予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遊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只兩言而意已盡矣  
朱子曰周之初興時周原膺膺茶如飴若底物亦甜及其衰也將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張子曰誦爲絺爲綌服之無教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此皆善觀詩於閑慢句語上見國家之盛衰  
宋公筆記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而靜也顏之

推愛之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態慰人情也謝玄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爲佳語  
張橫渠云讀詩於絺兮綌兮淒其以風而有得又謂晉人每誦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此皆得於詩者淺也烝民一詩全篇精奧豈只此兩句可誦而已如車攻云之子于征有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如江漢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觀此議論豈不正大其句法雄健豈後人可及厲王之世亂矣宣王一出整頓精彩大異見之歌詩便有盛時氣象只宣王一世隨手壞了幾至亡國一興一亡如反覆手可畏哉

谷風以夫婦相棄故有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  
遑恤我後之句小弁之怨乃以此四句綴于後既與前  
意不貫而亦非所以戒父也必漢儒妄以補其亡耳  
頌有兩體有告于神明之頌有期願福祉之頌告於神  
明者類在頌中期願之頌帶在風雅中魯頌四篇有風  
體有小雅體有大雅體頌之變體也  
詩凡三變矣正風正雅周公時之詩也周公之後雅頌  
麗雜一變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再變也秦火之  
後諸儒各出所記者三變也夫子生於魯襄公二十有  
二年吳季札觀樂于表之二十有九年夫子方八歲雅

頌正當麗雜之時左氏載季札之辭皆與今詩合止舉  
國風微有先後爾便夫子未刪之詩果如季札之所稱  
正不必夫子之刪已如今日之詩矣甚矣左氏之誣其  
証我哉自可撫掌一笑於千載之上  
昔東萊呂成公嘗疑桑中溱洧非桑間濮上之音以爲  
夫子既曰鄭聲淫而放之矣豈有剛詩示後世而反取  
之乎晦菴朱文公則曰不然今若以桑中濮上爲雅樂  
當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不知何辭之風何義理  
之止乎故文公說詩以爲善者興起人之善心惡者懲  
創人之逸志以此法觀後世之詩實無遺策何者蓋其

規撫恢廣心志融釋不論美惡無非爲吾受用之益而邪思不萌以此法觀詩可也觀書亦可也雖觀史亦可也以此論樂則恐有所未盡愚嘗疑今日三百五篇者豈果爲聖人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與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攬雜以足三百篇之數愚不能保其無也不然則不柰聖人放鄭聲之一語終不可磨滅且又復言其所以放之之意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愚是以敢謂淫奔之詩聖人之所必削決不存於雅樂也審矣妄意以刺淫

亂如新臺牆有茨之類凡十篇猶可以存之懲創人之逸志若男女自相悅之詞如桑中溱洧之類悉削之以適聖人之至戒無可疑者所去者亦不過三十有二篇使不得滓穢雅頌散亂二南初不害其爲全經也如此則二先生之疑亦俱釋矣昔曾南豐謂不滅其籍乃善於放絕者以此放絕邪說之疑似者可也若淫奔之詩不待智者而能知其爲惡行也雖閭閻小夫亦莫不醜之但欲動情勝自不能制爾非有疑似難明必待存其迹而後知今夫童子淳質未漓情欲未開或於誦習講說之中反有以導其邪思非所以爲訓且學者吟哦其

醜惡於唇齒間尤非雅尚讀書而不讀淫詩未為缺典  
 况夫子荅為邦之問而此句拳拳殿於四代禮樂之後  
 恐非小事也愚敢記其自以俟有力者請於朝而再放  
 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云詩出詩經小夫亦莫不  
 野有死麕召南靜女邶桑中邶  
 氓衛夫豈不有狐並衛風  
 丘中有麻王將仲子邶不登其遵大路  
 有女同車齊無山有扶蘇齊不釋兮齊  
 狡童齊文自麻齊寨裳齊東門之墀  
 子衿邶子衿

野有蔓草

鄭風

溱洧

鄭風

大車

王

晨風

秦

東方之日

齊

綢繆

齊

葛生

唐

東門之池

齊

東門之枌

齊

東門之楊

齊

有鵲巢

齊

月出

齊

株林

齊

澤陂

並陳風

不

平日

宋

或謂三百篇之詩自漢至今歷諸大儒皆不敢議而子  
 獨欲去之毋乃誕且僭之甚耶曰在昔諸儒尊尚小序  
 太過不敢以淫奔之詩視之也方傳會穿鑿曲為之說  
 求合乎序何敢廢乎蓋序者於此三十餘詩多曰刺時  
 也或曰刺亂也曰刺周大夫也刺莊公刺康公刺忽刺



衰刺晉亂刺好色刺學校廢亦曰刺奔也止奔也惡無  
禮也否則曰憂讒也懼讒也或曰思過時也思見君子  
也未嘗指爲淫詩也正以爲目曰淫詩則在所當放也  
自朱子黜小序始求之於詩而直指之曰此爲淫奔之  
詩子嘗反覆玩味信其爲斷斷不可易之論律以聖人  
之法當放無疑曰然則朱子何不遂放之乎曰朱子始  
訂其詞而正其非其所以不廢者正南豐所謂不去其  
籍乃所以爲善放絕者也今後學既聞朱子之言真知  
小序之爲謬真知是詩之爲淫而猶欲讀之者豈理也  
或在朱子前詩說未明自不當放生朱子後詩說既明

不可不放與其遵漢儒之謬說豈若遵聖人之大訓乎

藝海珠塵

經部詩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新城 洪 燿 鏡心校

詩疑卷二

柏篲

詩辨序

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與道為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既曰以是而傳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有時而衰學校

有時而廢道之託於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於言存於簡冊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各主其傳訓詁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膠於淺陋或驚於高遠援摭傳會穿鑿支離詭受以飾私駕古以借重執其詞而害於意者有之襲其訛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反晦蝕殘毀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無他識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蘊取聖經於晦蝕殘毀之中專以四書爲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聖之舊於詩則撥去小序之失此皆

千有餘年之惑一旦汎掃平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蓋非一日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賴於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者不能無遺於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探討之實者不能無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辨苟輕於改而不能存古以闕疑固學者之可罪狃於舊而不知按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雖後世皆破裂不完之經而人心有明白不磨之理縱未能推人心之理以正後世之經又何忍徇破裂不完之經以壞明白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薄有疑旣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

淺陋作詩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  
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幽風辨七曰風序辨八  
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非敢妄疑聖人之  
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  
毛詩辨  
愚嘗求三百篇之詩矣固非唐虞夏商之詩也固非盡  
出於周公之所定也亦非盡出於夫子之所刪也周公  
之舊詩不滿百篇先儒以爲正風正雅是也夫子之刪  
同非刪周公之所已定刪周公之後麗維之詩存者止  
二百有餘篇先儒以爲變風變雅是也頌雖無正變之

分而實有正變之體周公夫子合而爲三百篇而總系  
之以周也然今之所謂三百篇者果周公夫子之舊乎  
愚不得而知也昔成康旣沒之後至孔子時未五百年  
雖經幽厲之暴亂而賢人君子之隱于下者未絕也太  
史冊府之掌藏未亡也太師矇瞽之音調未失也而雅  
頌麗雜已荒周公之舊制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正之况  
東遷之後周室已極衰微夫子旣沒而大義已乖樂工  
入河入海而聲益廢功利攘奪干戈相尋視禮樂爲無  
用之器至于秦政而天下之勢大亂極壞始與吾道爲  
夙怨大讎遂舉詩書而焚滅之名儒生者又從而坑戮

之偶語詩書者復厲以大禁其禍慘烈振古所無漢定之後詩忽出於魯出於齊燕國風雅頌之序篇什章句之分吾安知其果無脫簡散亂而盡復乎周公孔子之舊也夫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爲萬世之深恨今不知詩之爲經藏於何所乃如是之祕傳於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二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遼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夫天下之書合千萬人之言

如出於一人之口吾知其傳之之的也雖數人之言而亦不能不異者吾知其傳之之訛也以其傳之之的固幸其言之無不同以其傳之之訛亦幸其言之有所異也何者與其彼此俱失而無他左驗固不若互得互失而可以參考也是以漢初最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並列於學官惟毛萇者最後出其言不行於天下而獨行於北海鄭康成北海之人也故爲之箋自是後學者雖不識毛萇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進三家獨得盛行於世毛鄭旣孤行而三家抵牾之迹遂絕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疏義等學

合十有二種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  
毛鄭崇尚小序學者惑於同而忘其異遂信其傳之之  
果的也且莫自謂其學傳於子夏按子夏少夫子四十  
一歲至漢已三百年烏在其爲得於子夏哉若傳於子  
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有姓氏不應晦昧堙沒詭所  
授受以誑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於史至西晉而已亡  
陸璣雖按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又與釋文無一  
人合其僞可知愚是以於毛詩尤不能不疑也

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退黜小序刪夷纏繞作爲詩傳

自詩之堙沒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  
謂駿功無復遺恨惟風雅之別雖有凡例而推之篇什  
猶未坦然故其荅門人之問亦多未一於是有腔調不  
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辭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  
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不傳  
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說勝而聲歌之  
學曰微古人之詩用以歌非以說義也不能歌之但能  
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究其爲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  
則雖鄭衛之聲可薦於宗廟矣天作清廟可奏於宴豆  
之間矣可謂捨本而逐末凡歌聲悠揚於喉吻而感動

於心思正以其義焉爾苟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為主聽者有何味豈足以薰蒸變化人之氣質鼓舞動盪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荅陳氏體仁也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出於志樂乃爲詩而非詩爲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管絃乎旣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邪所謂腔調之說灼知朱子晚年之所不取也至於楚詞之集註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

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制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竊謂朱子所條之凡例正以周公所定風雅頌而別之律以先儒所謂正風正雅者無一不合但於所謂變風變雅者有不得而同後學無以處此遂橫生枝葉以求合凡例而不能按据凡例以釐正舛訛所以辨議起而卒不能定故爲之言曰先儒正其大義而不能不遺其小節以待後之學者此也

王風辨

詩何自而始乎於堯之時出於老人兒童之口者四字  
爲句二句爲韻豈嘗學而爲哉衝口而出轉喉而聲皆  
有自然之音節虞舜君臣之賡歌南風五絃之韻語與  
夫五子御母述戒之章體各不同歷夏商以來謳吟於  
下者格調紛紛雜出而無統周公於功成治定之後制  
作禮樂推本文王之所以興周者王化基於衽席而風  
動於四鄰取其聲詩義理深長章句整齊者定爲一體  
適有合於康衢擊壤之章而重之名之曰風被之管絃  
以爲家鄉邦國之用止二十餘篇而已及其立爲學官  
取爲燕享宗廟朝會之用亦因以放此章句總爲一代

之樂及夫子祖述周公之意刪取後世之詩以合乎風  
雅頌者亦不敢參以別體故周七百年之詩如出於一  
人之手非作之者具此格調也乃取之者守此格調也  
三百篇旣同此格調而又有風雅頌之名者何也蓋作  
之之意不同而用之之節亦異今先以風言之周未有  
天下之時近而宮女遠而南國被文王之化形於辭者  
此風也周旣有天下之後分封諸侯列國之民感國君  
之化有美有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王國之中  
感後王之化亦有美有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  
曰國風者周爲商列國之風也曰王風者周王天下以



後之風也風卽此風也風之上所繫有不同耳凡在下  
之作槩謂之風初不系周之盛衰也當周盛時風如二  
南及其衰也風如黍離何獨平王以後雅詩降爲風乎  
鴟鴞周公之詩也固已降而爲風矣但系之於豳非也  
蓋正雅皆公卿大夫之作也以公卿大夫之作而不可  
以爲雅之用然後始降而爲風焉後世於此一降字義  
有未明於是風雅之部分紛然龐雜矣况周自武成以  
來至平王時且三百五十年成康之際仁義漸摩薰陶  
情性教化盛矣內而妾媵之微外而井里之衆環王畿  
千里之地卒無能吐一詞歌一語與豐岐江漢之詩律

呂相應寂寥埋沒終無一章之風可以備聖人之刪存  
逮東遷之後土地且蹙一旦興起播之篇詠遽有十章  
之風豈理也哉至於何彼穠矣一詩平王以後之詩也  
合次於王風明矣今乃強尊之而列於二南或謂武王  
之詩則又強抑之列國之類進退無據以此推之他可  
知矣愚敢謂二雅之中不合於正雅之體用者皆當歸  
之王風焉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爲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樂  
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忻和悅以盡羣下之

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會朝之樂而已。朱子所謂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據二雅之體而證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正雅亦不得爲全無疵矣。至於變雅之中，有變雅之正者，焉有變雅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詞語嚴密、有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公大夫之作者，然施之於燕享，非所宜用之於朝會，又不可毋乃出於放臣逐子、出妻怨婦、樽酒慰勞之所奏者乎？此又變雅之再變也。者或謂決古人之疑，只有義理證驗兩事，今求之義理固亦可通責以證驗，絕無可考，不能不反致疑也。

予應之曰：諸經悉出於煨燼之餘，苟無可驗，而漢儒臆度之說，何可馮哉！聖人於祀於未，尙有不足證之嘆，況求之後世乎？有一於此，與其求之於漢儒臆度之說，孰若只求之於正雅之中，詞氣體格分畫施用，豈不曉然其爲證驗莫切於此，尙何外求哉！且夫怡愉醇勸之情，與譏刺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以六律，由是美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邪念聞之而有所懲警者，其用不同也；發之於人心者，既不同形，之於語言者，亦且異施之於事者，俱無所合，自是三不同。

而得訖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寬廣而條目不應  
紊亂如此愚故謂變雅之不合於正雅者悉歸之王風  
其說審矣

賦詩辨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  
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詠者發於天機之自然而  
人心不可飾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  
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所以賦詩  
於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偽者蓋一  
吟一詠聲轉機萌事形詩中意形詩外真情故態不能

矯誣自非義理素明於胸中而其能勉強不失於金石  
邊豆之間哉當是時惟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爲最盛而  
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  
亦可謂善觀矣子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  
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後能和此樂之本也  
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  
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  
之樂得人倫之正爲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  
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有上下通  
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舞位且有多少之數歌

詞豈無同異之分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於鏗鏘節奏之末而后知昭懿之後僭禮已多況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蔑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於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烏足以責之於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降殺等威之別哉如晉侯之賦假樂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縣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其宴范宣子也爲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於文公焉其宴甯武子也亦爲之賦彤弓賦湛露武子以爲肄業所及而詭辭焉禮樂

之大分尙有閒存於人心者魯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於他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常棣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爲召穆公之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互差亦何以知其爲楚之差也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於魯三家者嘗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以爲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不可引爲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

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  
僭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豳風辨

豳何爲而有詩也豳之有詩非周公之意也以今七月  
之篇考之蓋周公推王業之原本出於后稷播種之功  
以成王尚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紀其天時之變遷人  
事之勤勞使瞽矇朝夕諷於成王之側與無逸之書實  
相表裏其忠誠懇惻之意篤厚如此然其詩不立之學  
官不播之二雅毛萇忽名之曰豳風則何以知其爲周  
公之意也邪夫子感周公之作取之以垂法於後世以

凡例律之謂宜存之於變雅也明矣今儕之以風繫之  
以豳不能不啓學者之惑故昔人嘗考之於齊韓魯三  
家俱無所謂七月之章而毛氏獨有之謂其非周公之  
作固無所考以杜毛氏之口謂其果列於豳風之中則  
後世之疑不一而毛氏亦無以釋其惑也詩遠無傳也  
久矣且其事始於后稷系之以邵可也而其詩作於周  
公系之以周亦可也今不邵不周冠以公劉太王之豳  
豳無以見其始下無以見其成愚故知其必非周公之  
意也或謂七月之始恐與豳詩差互揉亂而傳者失其  
真歟歌豳之文見於周禮之籥章旣曰豳詩又曰雅頌

且無所謂風之文安有一詩而備三體之用歐陽公併  
與周禮遂毀之則過矣王氏謂幽故有詩而今亡後世  
妄為之云耳此言近之矣是皆以部分未安章句可疑  
而生此紛紛之說也夫七月而系之以幽猶云可也至  
周公東征九詩而俱系之以幽無乃太遠乎是故文中  
子謂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其風變矣惟  
周公能正之故夫子系之以幽其意深遠可謂曲推其  
妙長樂劉氏則謂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  
其詩使還周公也其說益巧矣不知夫子之意果如是  
乎如文中子之說幽本變風以周公能正升為正風如

劉氏之說幽實雅也變而為風曰風曰雅曰正曰變可  
降可升得以意定初無定體不知聖人之法果如是乎  
夫鳴鴉之名見於金縢之書金縢之篇系於洪範旅獒  
之後聖人於書未嘗有回互委曲之意而於詩乃極其  
幹旋收拭之功聖人之心光明正大必不如是之迂曲  
也聖人之法條理嚴密必不如是之苟率也夫幽谷西  
北之陲也三豎東南之壤也地之相去也數千餘里事  
之先後也數百餘載有周公自作之詩焉有軍士百姓  
之詩焉今雜然強附苟合於一風之中孰謂夫子之聖  
有如是之部分哉漢儒無識大譽如此故愚願以幽風

七詩以類分入於變雅焉或者難之曰十三國風其來已久今遽缺其一無乃太駭乎愚曰不然列國之有風既未知其果定於十三之數乎而十三國之名亦未知其果邠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也使幽果有詩則當列於二南之上與其推本文王之化又豈若推原后稷之功之爲深遠哉幽之爲風可以知其決非周公之意也

風說者以爲王者之後不陳其國之詩此亦因其無詩而強爲之說而不計其理之未通也曰曹曰唐曰衛於魯爲兄弟之國也曰陳與宋俱帝王之後也夫陳衛唐曹何不得與宋魯並而獨陳其詩乎其說窮矣列國之詩俱得陳之於周之天王固非關於魯也夫子刪其繁亂豈求之周夫史盡舉而歸魯以定其黜陟也哉特以魯用天子之禮樂太師傳於周而奏於魯也夫子因得而刪之耳其傳於魯者固未必盡得周之所藏周綱不競諸侯不臣其本國之詩亦未必盡陳於周也則其所遺逸者亦多矣凡後世名爲逸詩者不知夫子旣刪之

餘乎漢儒傳誦之遺乎此皆無所考而當缺者況國風之次序尤不必贅爲之辭夫十三國之次序不同之說有三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檜曹者此夫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今詩之次序也程子亦因今序而爲說謂邶鄘衛之所以先者衛首併邶鄘爲亂首也此亦因文生義未有以證其決然爲夫子之舊序則其先後之間不害大義誠有不必穿鑿者故歐陽公曰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

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疑可也雖其本有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其說得之矣今又自爲詩譜定其次序而又不能不惑於小序之失何躬病之而躬蹈之乎惟朱子去小序外於此等皆置而不復講其意深矣學者但當悼後世之不幸不得見聖人之舊經相與沉潛玩味其所無疑者斯可矣則其可疑者雖聖人復生亦將闕之也已

魯頌辨

缺疑之義爲其無所考證不得已而缺之也或幸而有



所考證亦何爲而不決之哉夫魯之有頌亦變頌也惟  
闕宮一篇獨歐陽公歷考僖公之時初無所謂淮夷徐  
方荆楚之功深以爲疑其所論辨亦詳且明若遂以爲  
非僖公之詩乎則詩中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兩句終  
不可泯沒是以朱子於他篇皆曰無所考獨以此篇爲  
僖公之詩無疑者正以此兩句爲可信也愚嘗卽其詩  
而熟味之固不敢以爲非僖公之詩也意其間有顛倒  
參錯之誤是蓋傳之者之過也若引孟子之言爲據則  
戎狄是膺荆楚是懲爲頌周公也審矣又嘗考周之世  
家雖周公亦未嘗有戎狄荆楚之役然亦無他明證不

敢必以爲非周公之事也孟子之時詩書未定宜得其  
實又不應無所據而兩引之以姑就其說雖斷章取義  
固善詩者之常至於提魯頌之號而以僖公易爲周公  
亦恐孟子不如是之耄或以爲僖公四年嘗從齊桓公  
伐楚齊遂以爲僖公之功也當是之時楚方强大桓公  
且不敢與之戰而卒與之同盪在齊猶爲可羞況於僖  
公因齊之師從人之役進無尺寸之功而敢退爲荒誕  
之辭侈大浮誇以誑國人夫子尙何所取以播其醜哉  
必不然矣若夫淮夷徐方之事則與荆楚不同聖人存  
之於書載之於費誓之篇其爲頌伯禽之言昭灼明驗

無可疑者顧讀之者偶未之思耳又竊意土田附庸之  
下辭氣未終血脈不貫當以公車以下九句接此爲一  
章繼以泰山巖巖保有鳧繹兩章於此倫序方整既不  
害其爲僖公之詩亦不妨以爲伯禽之事欲以魯溪是  
若爲前段之終後段自周公之孫起止萬民是若終前  
爲四章後爲四章周公之孫福女爲一章秋嘗止有慶  
接天錫公止兒齒爲一章三俾自爲一章徂來之下自  
爲一章古人作詩章句雖重而有味條理雖寬而實密  
必不如是之斷續破碎也觀此一詩命詞措意雅奧源  
源必出於賢人君子之手而周公伯禽之魯氣象尙可

揖也則其斷續破碎之疵可以知其爲傳者之誤惟翻  
與有駝去詩未知其爲頌伯禽之詩蓋其詩專以平淮  
夷來獻馘於泮宮而作也夫魯之盛無出於伯禽之時  
自是以後武功不競世爲弱國烏有此駿偉之績哉視  
而願之之說鑿尤甚矣蓋願祝之詞與鋪陳事實之詞  
語脈迥異且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  
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味其詞氣  
雍肅句法莊重非伯禽其誰當之愚故曰幸而有所考  
證而求其考證之的又孰出於聖人之書既足以破後  
世之惑亦胡爲而不決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維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楊氏之說而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說本甚密以之釋孟子之言妄疑其少踈也蓋自穆王以來政教號令已不及於天下雖宣王修政於幽厲之閒晚已不競平王東遷而周道益衰二雅於是亡矣此程子之言確爲至論黍離之詩周大夫作也以王之大夫而作爲是詩歸之於雅宜也然其闕周室之顛覆傷宗廟盡爲禾黍其詞悲其意

怨與稱述先王盛德大業者固不侔矣施之於燕享非所宜奏之於朝會又不可繼之於二雅之正經無是詞也實同於風土情思之作謂之王風可也以其作於大夫也故曰降此楊氏之言包括詳盡然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亦義理之所關也若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血脈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以雅爲詩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所當涵泳而研究之若視爲浮辭而刪節罷脫則情閒

而理迂恐與孟子不無少舛也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愚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夷王方下堂而見諸侯如敵國矣政教號令已不及於天下諸國亦豈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於是不得而知也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於東都三雅雖中興而諸國之風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既不得而知今見於三百之中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之於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

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  
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雖異而用則  
同說春秋者莫先於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於孟子後  
世猶未有明其義者愚每讀至此未能釋然因爲之辨

經傳辨

自咸陽三月之燄熄而經已灰後世不幸而不得見聖  
人之全經也久矣出於煨燼之餘者率皆傷殘毀裂而  
不可綴補經生學士不甘於缺疑而恥於有所不知又  
不敢誦言其爲傷殘毀裂之物於是研精極思剝剔揆  
訇雕刻續藻日入於詭而傷殘毀裂之書又從而再壞

矣江左儒先尊經過厚而忘其再壞乃以爲先王之教  
未經踐踐巋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又謂聖人欲  
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  
支離而變詩之平易是殆不然當三百篇之全時而五  
經未嘗碎缺當五經之支離而詩亦未嘗平易是又以  
後世傷殘破裂之經視聖人完全嚴密之經又非所以  
言聖人之時之經也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  
均一氣而各有用此皆天理之不容已雖聖人亦不可  
得而以意損益之也聖人初何容心以此救彼哉若彼  
待此救則各有一偏則聖人之經在聖人之時已非全

書矣於理有所未通然聖人之詩爲教所以異於他經  
者自有正說當周之初雖有易而本之卜筮雖有書而  
藏之史官儀禮未著周官未頒麟未出而春秋未有兆  
朕也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樂之教於是詔太師教以  
六詩是以詩之爲教最居其先然其所以爲教者未  
有訓詁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爲風此爲雅頌此爲賦  
此爲賦而已使學之者循六義而歌之玩味其詞意而  
涵泳其情性苟片言有得而萬理冰融所以銷其念慮  
之非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於此此詩之所以爲教者  
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乃謂詩萌芽於文帝之時

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以爲雅或以爲頌相合而成吾  
固知名出其諷誦之餘追殘補缺以足三百篇之數爾  
烏得謂之獨全哉自是以來承訛踵陋訓詁傳註之學  
日盛而六義之別反堙至程夫子始曰學詩而不分六  
義豈能知詩之體門人謝氏又曰學詩須先識六義體  
面而諷味以得之故朱子亦以爲古今聲詩條理無出  
於此是以於詩集傳每章之下分別比興賦之三義而  
風雅頌姑從其舊非謂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當易也  
亦非謂於六義中風雅頌可緩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  
所考驗耳

